

英雄的名字留在了故乡

文 猛

【新华社淮海前线三日电】人民英雄张树才，在徐州以东歼灭黄伯韬的战役中，舍身炸毁敌人地堡，被共产党的支部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张树才舍身炸毁敌地堡，荒野某部党支部追认为模范党员》为标题，报道了张树才舍身炸毁敌地堡的英雄事迹。

张树才的故乡四川省万县大溪乡（今重庆市万州区溪口乡）九树村窑厂坡看不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张树才的真名叫张树清，张树才是张树清三弟的名字。

张树清的侄儿张维孝在看电视时惊奇地发现，烈士张树才竟是自己多年没有音讯的二伯张树清。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张树才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在系列电视专题片《国家记忆》中一集《血战碾庄 阻援》里，专门介绍张树才烈士。张树才的侄儿张维孝在看电视时惊奇地发现，烈士张树才竟是自己多年没有音讯的二伯张树清。

张维孝告诉我们，张树清是他二伯，从小给他当雇工。他大伯叫张树贵，他父亲叫张树才。

当年，父亲张树才开着染房，攒了点

小钱，却不知道打点地方长官，被“抽壮丁”来到窑厂坡。1940年初，地方保长带着乡丁根据名单到窑厂坡抓壮丁，他们本是来抓张树才的，恰逢张树才到长江对面的河口场卖染布没在家，乡丁们就只好抓了张树清，顶了张树才的名字。

就这样，世上有了两个张树才，一个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一个在家乡开着染房，张树清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故乡。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张树才所在部队阵前投诚，张树才经过教育整训，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过去被迫打仗，现在为人民解放打仗，张树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作战勇敢，多次得到部队表彰，1948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在睢杞战役中负伤，荣立四等功，伤还未痊愈，又坚决请求重返部队上前线，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某师某团八连爆破组组长。

那一年，张树才40岁。

11月6日，规模空前、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华东野战军第四、六、八、九、十三纵队及特纵队相互配合，完成对黄伯韬兵团的包围。

《人民日报》是这样记录张树才人生最后的辉煌——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华东野战军某部某团，向碾庄圩外围守敌四十四军一二二师四八四团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战

斗，敌人的一个营，仍凭险据守前沿地堡。当时，八连爆破员张树才便挺身而出，主动向连长请求任务说：“连长！让我去。我张树才不炸开这前沿工事，坚决不回来！”他随即拿起炸药，飞快地向大张庄西南的地堡群跃进。当时敌人一枪未放，等到张树才高地堡只有十多步远了，三个敌兵突然跳出地堡，向他猛扑过来。在这个危急关头，张树才毫不畏惧，继续前进。他抱着炸药，拉开了导火线，拼着全身气力直向敌人地堡扑去，嘴里高喊着：“只要完成任务，死也光荣，你们来吧！”敌人一见来势勇猛，吓得连忙掉头逃进了洞口。张树才便迅速地把炸药放在地堡顶上，立刻一声巨响，地堡全部炸毁，张树才同志也同时壮烈牺牲。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张树才其实就是张树清，记者不知道，战友们不知道，但是，大地知道，故乡知道。

大张庄战斗结束后，听闻消息的当地群众自发跟着解放军来到战场上搜寻烈士。

遗憾的是，张树才没有留下任何遗物，战友们只好在他牺牲的地方，捡了一块被炸成两半的石头，捧了一把浸染着他鲜血的沙土。如今这浸满英雄鲜血的沙土和石块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内，每天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它背后不朽的传奇。

战友们说，张树才活了40年，过了两辈子，上一辈子很灰暗，这一辈子很亮堂，为人民牺牲，他值了！

1997年，江苏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编印了一册《淮海战役烈士小传》，书中介绍：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牺牲25954人，其中张树才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牺牲19044人。《淮海战役烈士小传》共收录了10位烈士的事迹，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张树才。

当年，张树才所在的部队迅速掀起“学习张树才，杀敌立功”的活动。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撰文写道：“张树才同志在紧急关头，抱起炸药包，奋不顾身扑向敌人，炸毁地堡，壮烈牺牲，为部队打开通道，为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天，当我们终于知道爆破英雄张树才的真名和他的故乡的时候，英雄已远去，亲人已远去。

映山红开的季节，我们来到英雄的故乡——重庆市万州区溪口乡九树村窑厂坡，烈士的故居经过三次改建，早没了原来的模样。

院中文化墙上记录着英雄的事迹，印着战友们回忆绘制出的黑白素描画像，张贴着那张沾有烈士血迹的泥土和两块石头的照片。它们以满山的映山红为背景，以高远的蓝天为背景，以奔流的长江为背景。

英雄的名字还是张树才。故乡人知道，英雄真正的名字叫张树清。

英雄的名字留在了故乡。

话又来了：“哥，你还是准备一下，我家那小子说是回来举行婚礼。唉，婚礼这事你心里稍微挂挂就行。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变卦，我说不准的……”

电话那头，二妹没一点信心。果然，五一前一节，二妹来电：“哥，婚礼又取消了。他说战友的母亲过世了，得替战友值班。哥，我要疯了！”没等我回话，二妹带着哭腔的声音消失在电话里……

婚礼现场，二妹孩子的婚礼热闹地进行着，我回想着之前这一次又一次取消婚礼的过程，心中感慨万千。

突然，一个威武的军人走上台，对主持人说了句什么，主持人退出了舞台。接着，4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军人，举着一块雪白的婚纱，正步走向新娘，轻轻地将婚纱披在新娘头上，然后侧身，转背立正，举手向新娘敬军礼。

他们用整齐划一、洪亮有力的声音对新娘喊道：“嫂子，让您久等了！我们给您道歉！给您敬礼！”

而帅气的新郎官、二妹家小子则深情地注视着美丽的新娘。

刚才还闹哄哄的婚礼现场，突然一下子就安静了。在短暂的寂静之后，我听见过的，婚礼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响起。

人们一边鼓掌，一边又用手拭去眼角的泪。

迟到的婚礼

定了了，这下孩子的婚礼是确定了！时间是正月初六。孩子部队的领导为这事还专门给我通了电话的。还是那句话、那个事——你那车做主婚花车，把悦悦从她娘家给我接过来做儿媳妇。”

这年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回父母处一起吃年夜饭。二妹和二妹夫正帮着忙活儿，但没见他们家正月初六就要做新郎官的那小子。

我问二妹夫：“你们家小子马上就要做新郎官了，他人呢，怎么不到外公外婆家来吃年夜饭？”

二妹夫一脸幸福地对我说：“我都不急，你急什么！那小子要值班到今晚，明天早上从哨所坐车到拉萨再坐飞机回来，我明天晚上去江北机场接他。”他说话的神情，仿佛那小子已经一身戎装站在他的面前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在为二妹家小子的婚礼商讨着一些还应该注意的细节末节。二妹夫感叹着说：“我们好几年没见着这小子了。虽然这两天也会通视频，但还是更愿意他站在我们面前，坐在我们身边……”

二妹接过二妹夫的话：“你们看嘛，我家附近与他同龄的，孩子都两三岁了。我们这个娃婚都还没结。”

我老婆接过二妹的话头，打趣道：“晓得你，就是想抱孙子嘛。”

大家在饭桌上正开心，二妹夫的电话突然响了。一看正是他家那小子的，二妹夫合不拢嘴地笑着：“生怕我不去机场接他吗？这不是在吃团年饭嘛，这不还早得很嘛……”

他拿起手机：“喂！喂！喂！我们都在你外公外婆家吃团年饭。”二妹夫和他儿子通着电话，说着说着脸色就凝重起来，接着就起身往门外走。

接完电话回屋时，二妹夫一脸的失望落寞。他端起面前的一大杯白酒一口就干了，声音里全是难过：“娃又回不来了，他们马上被应急抽调去执行任务。”说完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长吁短叹道：“唉，我回去怎么给悦悦她父母交代嘛，一而再再而三地取消婚礼，成什么道理嘛？”

2023年五一节前20来天，二妹的电

【地理重庆】

水墨松溉古镇

王旭兵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松溉古镇相遇。听水水有声，看山山有色，那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古镇。

松溉古镇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溉水而得名。

这里的“溉”不读“gài”，读“jì”。缘由据说与当地人为保持古音称谓的执拗性格有关。

松溉古镇，也是永川古县衙所在地，历史上曾两度置县，有“一品古镇，十里老街，百年风云，千载文脉，万里长江”之美誉。

我到达松溉古镇时，已是黄昏时分，古镇上少上了白日的嘈杂。

青石古巷里，除了几对互挽着胳膊行走的情侣，和三两个摆地摊卖花、卖些小零碎的年轻商贩外，再无往来的游客。

古巷两边门店上悬空斜挂着的三角旗子，随着从酒楼传出的《琵琶语》在微风中摇曳，像是诉说着古镇曾经“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的繁华景象。

被历史打磨得油光发亮的青石板街，在一阵铜铃声的映衬下，引人想起曾经在此走过的驮马商队成群结队、有说有笑的清晰画面。

径直走出古巷就是那条从古镇家门口流过的母亲河——长江。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一江碧水变得金黄璀璨，水天一色。湍急的江水拍打岸边巨石，溅起的水花落在脚上，

感觉古镇已等我很久。

江面最后一艘渡轮吹着喇叭般的鸣笛，朝落在水面的太阳远去，最后无声地消失在视野里。

站在有风的江岸边，回想风流人物，不觉想起800多年前，就在这个江岸码头，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13岁那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的画面。

陈少南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爱民如子，其造福乡梓的事迹更是令人敬佩。靖康之乱时，因得罪了奸臣秦桧，他遭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回到家乡松溉，自费开馆办学，成立慈善会，开办义诊堂，惩治奸商，教化乡邻，开启民智，在当地形成了“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的风气，影响着代代古镇人向善向上。

古镇代有乡贤出。抗战时期，罗氏家族倾尽财力开办职业学校，无偿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技术人才，开启了永川职业教育的先河。新时代，古镇又涌现出了自掏腰包铺石修路的退休校长周继华等一批“新乡贤”，续写着“念乡情，报乡恩”的感人故事。

真诚地来，就得好好领略一次这里的风物人情，感受古镇独有的魅力。

清晨，窗外传来的船鸣声走进梦里，唤醒我重拾古镇一日的时光。开窗眺望，迎面吹来如烟的水雾，古镇像天上宫阙般，江面上和楼宇间有迷雾在穿梭，如梦如幻。

当阳光洒满大地时，古镇才露出真容，在人气蒸腾的车水马龙中与世俗切磋，在静观花开花落中与时间对话，无所畏惧，也不期宠爱，一切顺其自然。

漫步古镇，你依然能神往于她动人的风姿。

看那挑着果蔬开始一天生活的人也挑着清晨的露水，黄昏时挑一担夕阳回家；闻名遐迩的“熊式杆秤”作坊里，那位戴着老花镜仔细打磨杆秤的老先生，手里握着公平的乾坤，心里更装着一颗永恒不变的匠心；那倚着柴门坐在木凳上唠家常的白发老人可是将芳菲看尽？他悠闲自得的动作，让古镇的时光慢了不少。

这里的特产美食，也都是时间沉淀出的美味，那“松溉九大碗”最是惹人心醉，时刻牵引着古镇在外游子的乡愁。

明清时期所建的庙宇祠堂、吊脚楼、四合院和古县衙等院落，古韵十足，依然能带你走进时光的隧道。

时光悠悠，山河依旧。古镇在千年长江水的滋润下，在历史与现实的多次选择下，洗尽铅华，如同一幅挂在长江岸边的水墨画，任岁月老去，也带不走她天生的聪慧与美丽。

我想，这与她水墨“留白”的求智慧有关，与古镇人求真务实、团结互助的优秀品德有关。

愿再次与古镇相逢时，她依然芳华如故。

刘腊梅

刚入伏，綦江白云村就热闹起来，朱顺家也跟着热闹起来。

他家坐落在进山的唯一路口，屋后松林满岗，屋侧一条峡谷绵延数十里。风从峡谷吹来，松林便涨潮落，院子里便风生水起，纳凉的人往院子里一坐，便清心寡欲，往事如风。

朱顺把家里长短高矮凳子摆在院子里，问路的，买土货的，纳凉的，加上鸡飞狗跳，比城里坝坝茶都热闹。

别人问朱顺年龄，他露出满口整齐的牙齿，大大方方告诉你，还差两天75了，这两天正忙着呢，儿子女儿也要回来了。

问话的人刚听得半头雾水，旁边纳凉的人就会给你讲故事：年轻时候的朱顺能干着呢，筑墙垒院，两楼八房，为一儿两女考虑尽善。没想到儿女比自己还能干，大女儿在城里某学校教书，二儿子在重庆一个大公司上班，小女儿做着不错的生意，老伴在小女儿家帮着带外孙女。

别看他一个人在家，但身体硬朗，性情和乐，守着两分薄地，种五谷，饲牲畜，自给自足，自在自得。

生活也简单，南瓜可以吃一天，红薯可以吃一天，大肉可以吃一天，稀饭可以吃一天，面条也可以吃一天。卫生倒是马虎得很，常有纳凉的人取过门后的大笤帚，呼啦啦把院子扫得一尘不染。朱顺不多谢，也不多想，只和你热络聊家常。

这天一一大早，朱顺给邻居和常年在此纳凉的旅居客人发了邀请，便忙忙地备上了。

他把平时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的50个鸡蛋分成3份，差10个的那份就添了两斤自己晒的梅干菜，儿女回家，来去都不空手，朱顺对儿女从不厚此薄彼。又把地里留着的糯谷谷瓣回来，小女儿最爱吃，好多来此乘凉的人要买他都不肯卖。被子和毯子三天前就洗了，太阳底下都快烤糊了。

山里的冬天，物什容易生霉，去年小孙子回来住了一晚，身上就长了红疹子，媳妇说是被子霉味重，被小虫子，便急匆匆带着几个儿和孙子回城了。朱顺被老伴埋怨了好些天。两个女儿也是考虑周到，都自己带了被子，住了两天，全须全尾，大包小包地回城了。

朱顺把地里种的和圈里养的都早早备下了，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对于他来说，75岁和70岁只差着时间，像昨天和今天。

邻居老八和洪九来得最早，他们帮着朱顺磨好了豆子，宰好了鸡鸭，买回了猪大肠和卤鹅，又把点好的豆腐挨家送，并邀请邻居和附近纳凉的人们第二天去他家吃晚饭。邻居们都说，朱顺好福气，儿女都出息。

第二天午后，又有两个邻居提了两条鱼过来给朱顺帮厨。朱顺呢，倒像个寿星，乐呵呵地坐在堂屋，指挥这个，安排那个。

“老八，把那肉炖得久一点，外孙女的牙还没长齐呢。”“三嫂，花生米多炸些，下酒老香。”“卤鸡腿和鸡爪匀着装，孙子要吃鸡腿，外孙女喜欢吃鸡爪儿。”“黄荆豆腐要做成咸口的，老婆子血糖高，吃不了甜……”

“朱顺，你的花椒在哪里呀？”

“橱柜最下层。”

“朱顺，你这火腿肠要是再放点干木耳和干黄花就鲜了。”

“哎呀，没有买呀。”

“一会儿让我孙子送过来，我家里有。”

……

朱顺站在公路边张望了几回，突然想起应该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便拿着手机到院子对面的小土丘。家里手机信号不好，打和接都堵。

刚到土丘旁，电话响了，一看，是儿子打来的：“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打老半天了，我今天回不来了了，这两天我们都加班，有高温补助，请假一天补助就没了，不划算。小琴给你网上买了件衣服，绸缎的，穿着可凉快了。这两天就到，你注意查收一下。”朱顺正要说话让媳妇把衣服退了，山里凉快，穿上上绸缎衣服。就听到电话里传来响亮的忙音，通话已结束。

叮叮，大女儿的微信头像在闪动。朱顺眯着眼睛点开微信，他看不清，又拿回院子让洪九帮忙看。

洪九看了看说，妹子不回来了，说是这两天有课，给你发了个红包。洪九帮朱顺点开，里面有300元。

朱顺收了钱，正要回屋，老伴电话也来了：“老头子，你那电话是咋回事，我一早打到现在。芳芳昨晚发高烧，闹得全家人都没有睡，天亮才从医院回来，这会儿刚睡下，你自己煮点好的吃，别省着。我在女儿家啥也不缺，中秋节孩子一家要去奶奶处，到时候我再回来。”“那你照顾好芳芳。”“不说了，孩子醒了。”

朱顺还想问问什么，总觉得话没说完，一时又忘了，“哎，孩子们不容易，能帮衬我们就帮衬着吧。”朱顺本想对老伴说的话对一旁的洪九和老八说道。回到堂屋，看到一屋子为他忙碌的邻居，朱顺突然觉得脚下很沉，看来75和70之间，相差的不只是时间，还有身体。

厨房里，酒已温，肉已香，邻居们热络又热情，小花狗巴巴地跟在朱顺身后，小黄猫蜷在桌底馋候着。朱顺和几个老邻居围坐一堂，酒酣胸阔，闲话当年。

月亮出来得真早，太阳都还没有回去。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种下的梧桐已经高过屋顶了，投下小半院子阴凉。风吹叶动，叶疏影阔，余晖满庭，蝉鸣在此间声声吟唱，特别像朱顺酒后跑了调的山歌。



松溉清韵（中国画） 邓建强 刘兴正

投稿邮箱：kjwtx@163.com